

# 顧維鈞和他的兒女們（上）

● 沈 潛（大陸作家）

## 父母子女舐犢親情

人生天地間，最能體現家庭生活氛圍和情感底色的，除了夫妻關係外，大概就莫過於子女和父母彼此牽繫的舐犢親情了。

打從子女出生之日起，父母雙親總是他們牙牙學語的最初啟蒙老師；而且，隨著孩子的學步人生，一路成長，來自父母的愛心呵護，往往對於子女性格的造就、品行的培養和思想的教化有著重要影響。

不過，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家庭，其實又各不相同。

以民國外交家顧維鈞（一八八八—一九八五）來說，許是他特殊的婚戀經歷，更有他特殊的外交官職業和身分，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中的子女，也自有了另一種

境遇，另一種感受和體驗。

在此，我們不妨嘗試著走近這位外交官的家庭生活，也即由子女和父母共同營造的情感世界。

## 不承父業另謀發展

顧維鈞一共有三子一女。他們是：顧維鈞與北洋政府總理唐紹儀之女唐寶珮所生的長子顧德昌、女兒顧菊珍；與亞洲糖王黃仲涵之女黃蕙蘭所生的兒子顧裕昌和顧福昌。

先來看看同父異母的三兄弟情況。

顧德昌，一九一五年出生於華盛頓，當時正值父親赴駐美公使任上後不久，三歲時母親唐寶珮因流感不幸去世，父親又急於去巴黎參加和會談判，一度和妹妹顧菊珍留在華府，由公使館人員代為照料，

五歲那年，因父親娶了繼母黃蕙蘭，又調任駐英公使，從此得以在父母身邊生活。長大後曾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二戰期間擔任過中國駐美使館空軍武官。從空軍部隊退役後開始經商，常住臺北，晚年定居美國，現已去世。

顧裕昌，作為顧維鈞和黃蕙蘭的長子，出生在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期間。當時顧維鈞給他取了個乳名「開元」，據說是為了紀念中國在會議上收復山東主權之事。此外有 Junior 的英文名字。早年的顧裕昌曾在聖約翰附中讀書，十五、六歲時隨父母去巴黎上學，後來考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國際法和外交學專業，取得了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不久，在寫了一本有關安理會表決程序的書後，很快參加了聯合國秘書處法律組的工作，但因後

(上) 們女兒的他和鈞維顧

來對這一國際組織升遷太慢現象深感不滿而辭職經商，去了菲律賓尋求發展，並在那裡與一位參議員之女BIBI結婚，一九七五年因心臟病突發去世。

顧福昌，是在顧維鈞和黃蕙蘭一九二三年在北京生活時出生。年少時和胞兄裕昌一起，在聖約翰附中讀書，三十年代後期在巴黎上學，後來進入美國哈佛大學，再由哈佛大學轉到哥倫比亞大學完成學業。此後一直在盧森堡經營公司，病逝於七〇年代。

說來有意思的是，其實早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上海《申報》上，就已有撰文提到了顧維鈞的三位小公子，稱他們是「俱幼岐嶷，周旋應對，有小外交家風。」不過，此話未免有些溢美。因為那個時候，兄弟三人畢竟年齡還小，長子顧德昌只有十一歲，至於次子裕昌、三子福昌，更不過是三、四歲的小孩童呢。

也許，照外人看來，以顧維鈞在國際外交界的聲望和地位，出身於這樣一位外交官的家庭裡，孩子們耳濡目染，受父輩影響和家庭薰陶，子承父業，踵隨其風，當是自然而然的選擇。

但由上述三兄弟的簡歷來看，他們顯

然沒有像父親那樣，以服務於中國外交事業作為自己畢業的追求，而是最終都以經商為己業。

顧望與結果似乎從來就不是一回事。

從實地講，顧維鈞最初肯定抱有培養兒子從事外交工作的用心。特別是裕昌和福昌兩個孩子，按他的要求，次子裕昌進了哥倫比亞大學。和父親早年一樣，裕昌所學專業也是國際法和外交學，所獲學位也是學士、碩士和博士。父子如此同出一轍，正宗科班，自然不是什麼巧合，顧維鈞一定把他作為了重點培養的對象。所以，作為哥倫比亞的高材生，顧裕昌確曾一度懷抱了有志於外交界的宏願。

然而為時未久，兒子終究還是反其道而行之了。這多少使人感到意外，原因何在呢？

據顧維鈞回憶，一九五一年顧裕昌夫婦隨父母去弗吉尼亞州參加一次宴會，前任美國農業部長的夫人曾與兒子裕昌有過一番簡短對話。

她問他為什麼不在中國外交界步我後塵。他從容地回答說，他認為在外交界沒有發展前途，而且他想賺些錢，以便能在經濟上自立。他說，我本人在外交界服務

近四十年，仍然不得不考慮退休後的生活來源；而他現在只有我一半年紀，日薪卻已兩倍於我。於是平肖夫人問我這是否屬實，我回答說：「不幸得很，情況屬實。」當然，我這樣說是很勉強的。

據說當顧裕昌要求堅決辭去他在聯合國秘書處法律組的工作時，法律組組長為此找到顧維鈞，要求他作為父親運用自己的影響加以勸阻，顧維鈞確曾試圖說服兒子，但不起作用。

在顧維鈞看法，像他兒子這樣的年輕人，本來可以成為使館工作的良好後備人員，但他們拒絕參加外交界工作。裕昌隨後經商去了，做父親的只能聽其自然，尊重他本人的意見。

那麼三子福昌呢？據他母親黃蕙蘭回憶，當初丈夫和她本人都希望兩個兒子中有一位繼承父業，福昌是他們夫婦倆有意培養的目標。據稱，顧維鈞為此還應允以三萬元作兒子的求學費用，但從哈佛轉入哥大完成學業的顧福昌，一開始就踏上了從商之途，他同樣無意於投身外交界，用兒子自己的話說，國家如此多事，服務外交界有何用場？

兒子們到頭來沒有一個襲父親之衣鉢

，這未免讓顧維鈞多少有些傷神。但，想想兒子的話也不是沒有道理。以他大半輩子為弱國爭外交，資望之高，可是到晚年，自己不還得為往後的退休生活籌謀多慮麼？何況子不承父業，絕不意味著兒子的不成器，在他們各自的從商領域裡，不亦多有奮發進取？！

現在，同樣是父子兩代間，可比起父親顧溶早年的做法，顧維鈞對待自己晚輩的態度顯然要民主得多、開明得多，兒子自有兒子的事業，自有兒子的人生天地。

### 女中豪傑老父欣慰

接著再來看顧維鈞唯一的女兒顧菊珍。

如果說兒子未能繼承父業，那麼女兒顧菊珍倒是意外地成全了顧維鈞的心願。說起幼年的顧菊珍，還真要讓人掬一把淚。在她一九一八年剛出世不久，母親就撒手而逝。自幼失去母愛的顧菊珍，好在得了繼母黃蕙蘭的疼愛，彼此建立了一份勝似血緣的母女之情，當然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一九四〇年顧菊珍在英國完成學業後，參加了國內的抗戰工作。一九四七年開

始在聯合國托管及非自治領土部任研究人員，因為業績突出，後來升任聯合國秘書處政治托管非殖民部非洲司司長，前後達三十二年之久，負責研究和報告有關仍處於殖民地狀態下的葡屬地區，包括安哥拉、莫桑比克、南羅得西亞、納米比亞等地的政治情形。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席位後，一直被當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唐明照倚為左右手，得到過她不小的幫助。此外，她還兼管過聯合國退休基金委員會。

不過，要說顧菊珍進入聯合國工作，卻還不是仰仗了父親之助力。本來，以顧維鈞的聲望，介紹女兒到聯合國任一官半職，可說易如反掌，但正如顧菊珍說過，父親素來不肯借自己關係為子女介紹工作。她能去聯合國謀事，還是在一位英國朋友的推動下，由當時聯合國秘書處負責託管部的助理秘書長胡世澤推荐而成。不過，要說沒有一點父親的影響倒也未必，因為胡世澤的父親胡惟德是顧維鈞在外交界的同行和老友，胡本人又跟隨顧維鈞多年。有了這層關係，胡世澤當然樂而為之。

此後，不是學外交和政治學出身的女兒，卻憑了自己的才幹，在國際外交界占

有了一席之地。顧菊珍由此成了一位難得的女中豪傑，成了顧家後輩中的佼佼者。這，一定不是顧維鈞最初所能意料的；但也一定是他晚年感到格外欣慰的事。

或許，這就是所謂的「有心栽花花不開，無意插柳柳成蔭」吧。

顧菊珍的丈夫錢家其，是美國著名的放射物理學家，曾在聯合國設在維也納的附屬機構國際原子能總署工作。夫婦倆自一九四一年在重慶結婚，數十年感情彌篤，膝下有子錢澄清，女錢英英。目前兩年年事已高，正僑居紐約，含飴弄孫，安度晚年。

當然，由於晚年顧維鈞與嚴幼韻，也即他的第四位夫人的一段相濡以沫的黃昏之戀，他的繼女，也就是嚴幼韻三個女兒同樣值得一提。

長女楊蕾孟擔任過美國哈珀—羅出版社的編輯，在紐約出版界享有相當威望，後來受聘於美國利平科特出版社任職，據稱，包括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內不少有影響的名人著作就是由她編輯的。次女楊雪蘭前不久剛剛從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副總裁的職位上卸任下來，現任美國百人會文

化協會總裁。最小的三女兒楊茜恩勤儉治家，也曾投資房產事業，其夫君唐驩千在紐約曼哈頓泛美大廈與人合辦一投資公司，營業興盛，可見，她們都是事業有成的女中英才。

### 深沉父愛骨肉親情

在兒女的心目中，顧維鈞會是怎樣一個父親呢？換言之，他是如何對待自己子女的呢？

據說，當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顧維鈞一百一十歲周年誕辰之際，八十多歲的女兒顧菊珍前往上海嘉定參加父親陳列館的開館儀式，就曾有人這樣問過她。沉吟片刻後，顧菊珍的回答是足可玩味的，她說這個話題沒有結果，她用強調的語句告訴來訪者，父親是一個中國背景的外交官，所以他的目標就是事業。說話間，神情裡充滿了理解和欽佩的心光。

意猶不盡，往事如昨。  
要知顧菊珍對父親的認識，實際上有一個從陌生到熟悉，從敬畏到親近的心理轉變過程。

如果說當初顧菊珍剛出生後不久，母親唐寶珩就因病去世，永遠地離開了她和

年長兩歲的哥哥德昌，那份失去母親、失去母愛的人生苦痛，自是她當時渾然不能領悟的遺憾；隨後不久父親又去了法國巴黎，但把他們兄妹倆留在了華盛頓使館托人照料。童真的目光一定注視過父親的匆匆遠去，但也一樣地不會明白父親此行的使命。直到將近二年過後，父親才重返華盛頓，還給兄妹倆帶來了一位年輕而漂亮的繼母。那一刻，當久違的目光相互對視，六歲的哥哥也許還能依稀辨認出眼前的父親，只有四歲的顧菊珍硬是愣了一陣，但在保姆的誘導下，隨聲應和地喊出了一聲「爸爸」，然後在父親張開雙臂的一瞬間，搖搖晃晃地撲進了父親的懷抱。

從此，該能和父親天天在一起了吧。

殊不知，說是父親回到了孩子們的身邊。但此後的日子裡，女兒卻一直很少能見上父親一面。偶爾，父親也會親熱地抱一抱她，逗一逗她；但在更多的時候，總難得看到父親的身影，等忙碌的顧維鈞回到家裡，孩子們已然進入了夢鄉；有時，明知道父親回來了，但他又徑直去了書房，於是，乖巧的女兒便會躡手躡腳地來到書房門外，一個人怯生生地望著父親的背影，但見他端坐書案前，連頭都不抬一下

，女兒望著望著，就沒趣地靜靜走開了，在她稚嫩的心頭，父親一定有做不完的事情，寫不完的東西，要不怎麼總是回來得那麼晚，又總是在書房裡埋頭寫字？這麼一想，日子長了，女兒也就不再去吵父親。雖然，她是多麼地希望能和父親多待會兒，或者坐在他的膝上聽聽故事，或者依在他的懷裡嬉鬧玩耍，甚至還能讓父親帶上她和哥哥、弟弟，一起去逛逛動物園。但這正是父親不能做到的地方。

此番細節描摹，當然並不是出諸顧菊珍的真實回憶，但在筆者如此寫來，恐怕也決非毫無根據的想像和推測。但有顧維鈞夫人黃蕙蘭的回憶錄裡，不就抱怨過丈夫，說他因為自己心裡裝著重要的事，對小兒小女就是不感興趣，說小兒小女讓他心神不安。就拿兒子裕昌、福昌小的時候來說吧！每天早上，小傢伙們要到父親書房裡去行禮，但顧維鈞從來不會像她那樣，請安過後，抱起孩子們親一親。甚至有一次，丈夫從外面回來，正遇上迎面走來的裕昌和他的家庭女教師，居然連一句招呼都沒有，以至裕昌跟母親說：「媽媽，我想他還沒認出我是誰。」

那麼，如此看來，顧維鈞是不是真的

對孩子漠不關心？

事實當然不完全是那麼一回事。

的確應當看到，從巴黎和會到華盛頓會議，從北京政府的外交總長到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從擔任李頓調查團中方顧問到受命赴日內瓦為中國辯護，顧維鈞所到之處，所在任上，始終以謀求改變中國在國際上的屈辱地位為己任，殫思竭慮，不辱使命。每逢國際會議，他都親自準備講稿，經常忙到深更半夜，凡關涉外交工作的每一件事，他都考慮又考慮，每一件公文，推敲又推敲，加上各種應接不暇的社交活動，顧維鈞不僅冷落了妻子，也在無意中冷落了孩子。憑實而論，對於中國外交事業的滿腔熱誠，使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為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而著想，以致總是難以騰出時間與孩子們共處，給予他們的父愛也就相應地少了淡了。

至少從表面上說，或者在孩子們看起來，父親心裡似乎只有工作只有事業，幾乎很少顧及到自己的子女，特別是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兒女們初成長的青少年時代，來自父親的關心實在太少了。及至女兒到了英國上大學，每逢假期或長周末，她照例要去父親那裡住上一段日子

，仍是難得和父親說上幾句。儘管有時父親也會問問她的學業和生活，但在顧菊珍當時的印象裡，父親確實太忙了。

年事漸長的女兒也逐步了解了父親的工作和事業，所以，漸漸地，她已習慣了自主自立，很少再去埋怨父親，不過，女孩子敏感而脆弱的心底裡，多少還是存了份抹不去的苦。

到得女兒真正理解父親，已是在父親退休步入人生晚境的一段歲月裡。

那些時候，顧維鈞除了集中精力口述回憶錄外，更多的時間則是在家看看書、會會客，兒女們也得以真正地走近父親，充分享受其樂融融的家庭生活。同住紐約的顧菊珍經常牽著自己的一雙兒女來看望他老人家了，父女倆終於可以從容地拉拉家常，也能悠閒地去紐約街頭散散步。一張攝於一九八三年，晚年的顧維鈞與女兒顧菊珍街頭漫步的即景，正是父女倆在此期間共享天倫之樂的生活寫照。顧菊珍的女兒錢英英說過，自己小時候，外公最喜歡帶著他們幾個孫女孫男去動物園觀賞動物，老人一邊走，一邊還風趣地逗他們開心呢。不過她也知道，外公今天這份含飴弄孫的心情，這份閒適自在的消遣，都是

在他老了之後才有的；這一切，對她母親顧菊珍曾經的童年時代來說，那是多麼難以實現的奢望呵！

看著如今老父親和他的小外孫們融洽無間的場景，顧菊珍不僅是一份羨慕，更添了一份對父親的真切理解，她越來越能體會，當年父親之於他們不是沒有愛心，實在是身不由己，缺少了那份表達父愛的處境，他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了中國的外交事業中去了，還能顧得上家人和孩子嗎？

至於一九八四年的一次意外發現，更讓女兒真正讀懂了父親，讀懂了曾經嚴峻的表情背後蘊藏著的那份深沉的父愛。

那一年，顧菊珍來到了北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未想到，她在這裡意外地找到了父親當年在國內留下的用七十多個信封所裝的筆記。那是父親晚年一直設法尋覓的個人資料，但到一九七五年，他才跟女兒提起此事，為此，顧菊珍每回大陸探親，她總是想法探聽下落，如今，當她在此終於看到了父親失而復得的東西，小心打開，細心翻閱，竟在其中的一個信封袋裡驚訝地看到了她讀小學時的一封封成績單，還有她和哥哥寫給父親的一封信家書，兒時的記憶，一下子點點滴滴地浮

現在了顧菊珍的腦海裡。記得有一年學期結束，她把成績單照例給父親過目，父親看了，隨即問道：「為什麼畫畫和唱歌只考了六十分？」站在一旁的她一時未能答得上來，但心裡不免有些委屈，有些疑惑，不是明明有好幾門功課的成績都是第一嗎？父親為何就偏偏隻字不提，視而不見

？後來顧菊珍自然明白，那是父親在以更嚴格的要求寄望於她。但萬沒想到，父親居然還如此細心地珍藏著這些成績單。再度重溫她和哥哥當年寫給父親的信，顧菊珍已分明能感觸到父親囑望子女一路成長的深情目光。

時隔六十多年後翻到這些舊物，女兒

已久久地說不出一句話來。其實，在父親的情感世界裡，他始終藏著沉甸甸的骨肉親情呵！從來沒有輕易流露的父愛，一直藏得那麼深那麼久。歲月匆匆，往事悠悠。真個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未完 待續）

中外文  
庫之二  
十五

# 戴笠和他的同志

增訂再版平裝叁佰伍拾元

喬 家 才 著

要目：虎穴游龍劉戈青。張家銓計擒酒井隆。淞滬指揮官楊蔚。胡子萍管人事交通。魏大銘建立通訊網。郝采蓮死裏逃生、王寶雲的悲壯故事。張秀君堅定沉著。張我佛立功異域。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抗日硬漢張子奇。白世維一彈安華北。姜紹謨策反多奇謀。民運長才劉培初。汪祖華擅長訓練。書生法官沈維翰。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何峨芳妙計安東莞。胡天秋高風亮節。鄭恩普落髮為僧、郝亞雄十不。張揚明平反冤獄。考城壯士戴日暄。吳玉良與軍中諜報。黃昭明與翁俊明。陳祖康撰黃埔校歌。黃天邁外交英才。總報告專家劉啟瑞。蘇州青年壯士顧偉。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王兆槐勇於任事。勞建白忠誠正直。金遠詢任重三湘。陶一珊戰訓有方。郭履洲鐵膽佛心。執法隊長毛萬里。馬志超忠直可愛。王孔安萬里壯行。中美合作憶蕭勃。周念行話少年遊。游擊能手阮清源。沉毅篤實張為邦。英邁練達楊繼榮。朱若愚堅忍實幹。簡樸勤謹誠樸。黃加持取締幫會。王志超入死出生。吳景中政訓長才。王崇五進出山東。楊遇春膽識過人。李葉超多面才華。樂書田「愚公移山」。吳安之錚錚鐵漢。謝鎮南報答知遇。羅敬殘而不廢。史春森搶運食鹽。梁幹喬打倒史達林。越南華僑張需芝。程克祥策反周佛海等多篇。

全一冊平裝叁佰伍拾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